

微生活

雨后有好景

□窦春娥（宁夏固原）

早上醒来,就听见窗外窸窣窣的雨声,雨点轻轻敲打着护栏。这才发觉,昨夜的雨下了一整夜,到此刻还没有停歇。

夜里枕头垫得太高,醒来只觉得头昏昏沉沉,后脑勺隐隐作痛。我抬手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,搓了搓双手,慢慢活动、拍打一阵酸胀的胳膊。近两年,随着年岁渐长,再加上常年劳累,身体早已大不如前,时常这儿酸胀、那儿疼痛,浑身都不舒坦。再也不像年轻时,清早起身干活,从头到脚都精神抖擞,丝毫不会觉得疲惫。

阴雨天总让人贪恋被窝,半点也不想起床。裹在带着淡淡洗衣液清香的被子里,继续躺着,慢慢回想昨夜的梦境。

床边的凳子上,还摆着小孙子忘了收好的玩具。两个一尺来高的奥特曼,一黑一蓝,面对面立在那里。它们昂首挺立,双拳紧握,眼眸映着屋内暖融融的光,静静望着我,仿佛在轻声催促我快快起床。望着它们可爱的模样,我忍不住浅笑一笑。

起身之后,简单吃了点牛奶和花卷。前些天天气晴好,每天八九点钟都会出门晒太阳,补一补钙。自从做完胆结石手术,身体始终没能彻底恢复,腹部偶尔还会隐隐作痛,心情也难免时常低落。

今日下雨,没法出门晒太阳。收拾完屋子,坐在轮椅上慢慢活动身体。屋内有些阴冷潮湿,随手披上一件毛衣,腿上盖了条毯子,继续收听没听完的小说。随后推开窗户,欣赏院中雨景,呼吸窗外清新的空气。

空气清清凉凉,微风徐徐吹来,远处传来细碎婉转的鸟鸣。雨滴落在窗玻璃上,发出哒哒的轻响,洗尽了尘世浮尘。雨水顺着玻璃缓缓滑落,留下一道道透亮的水痕。远处的楼宇被雨雾轻轻笼罩,整个小区笼在一层薄雾之中,宛如一幅淡雅的水墨画。

路边的柳树经雨水冲刷,愈发青翠欲滴,叶片油亮洁净。几只小鸟缩着脖子立在枝头,用尖尖的小嘴梳理凌乱的湿羽毛,时不时扇动翅膀,抖落尾间的雨珠。枝叶上晶莹的雨珠也随着鸟儿的动作簌簌落下。期盼许久的甘霖终于降临,我的心底满是舒心惬意。

雨渐渐变小,最后彻底停了。一只躲在车底下避雨的小黑狗,迈着小碎步,在湿漉漉的路面上来回跑动,四处张望,寻觅食物。

路旁,一只青蛙试图爬上石阶,一次次奋力跳跃,又一次次滚落,四脚朝天,不停蹬腿,挣扎许久也无法翻过身来。

小黑狗见状走上前,歪着脑袋,好奇地用爪子轻轻拨弄。最后,小狗用毛茸茸的爪子轻轻一掀,帮青蛙翻了过来。歇息片刻后,青蛙一蹦一跳地离开了。小黑狗甩了甩尾巴,也一溜烟跑远了。

目睹这有趣的一幕,心中满是感慨,眼眶竟微微湿润。有时候,我们人类,可能反倒不如小动物这般简单纯粹。

正当心生感慨时,一辆车子从身旁疾驰而过,车轮碾过积水,溅起片片晶莹的水花,为这个静谧的雨后天清晨,添上了一抹鲜活的人间烟火气。



夏日明媚。刘威摄

旅行

云在脚下

□赵彬（山东潍坊）

在大理的最后一天,我决定去爬苍山。客栈老板听说我要自己爬,说:“苍山路陡,你一个人别上了。”我说试试。

早上六点出发,天还没全亮。从古城北门出去,穿过一片农田,到了山脚。石板路不宽,两边灌木丛生,叶子挂着露水,走几步裤腿就湿了。开始一段还算平缓,大约一个多小时后,路开始变陡。台阶一级一级往上,越来越窄,有些地方只够一个人侧身通过。我停下来喘气,回头看——古城在脚下缩成一小片灰白的方块,洱海在远处泛着光,像一面巨大的镜子。

将近三个小时,到了中和寺。寺不大,建在半山腰一块平地上。我在石阶上坐下来,腿酸得不想动。寺中有人走出来,看了我一眼,没说话,转身回去了。过了一会儿,端着一碗茶出来,放在我旁边的石阶上。茶是热的,淡黄色,有一股草药的气味。喝了一口,苦,但苦过之后有一丝回甘。

“这是苍山茶,海拔两千米以上才长。不好喝,但解乏。”

我问他在这住了多久。他说二十三年了。他指了指远处:“那是雪人峰,再过去是小岑峰。苍山十九峰,我爬过十七座。”

我继续往上走。路越来越陡,有些地方几乎没有路,要踩着石缝和树根往上爬。两边的树从松树变成冷杉,再往上变成矮杜鹃,最后只剩下草和石头。风越来越大,吹得人站不稳。爬到一处开阔的山脊,我停下来,找了块平一点的石头坐下。远处的洱海变成了一条细细的蓝线,天很近,云在脚下飘。那一刻,那些让我烦恼的事忽然都不重要了。

下山时天快黑了。腿在发抖,走得很慢。路过中和寺,灯已经亮了。上午遇到那人在门口扫地,看见我下来,说:“喝杯茶再走。”我坐在石阶上,他端了一碗茶出来。还是那种苦茶,但这一次喝,苦味没那么重了。

“你爬到哪了?”
“一块大石头,能看到整个洱海。”
“那是中和峰顶了。”他说,“你走上去的,不一样。”

我没有问他哪里不一样。但下山的时候,腿虽然疼,心里却有什么东西被换过了。像那碗苍山茶,苦过之后,有一丝回甘。

回到客栈,老板问我爬到了哪里。我说中和峰顶。他愣了一下,没再说什么,只是点了点头。

那天晚上我睡得很好——是那种走了很远的路之后沉沉的、没有梦的睡眠。第二天早上醒来,腿疼得下不了床,但心里是满的。

有感

万物自有舒展

□邱梅匀（广西南宁）

前些日子我看了一部纪录片。片中老人在自家庭院里种有数十种蔬果,竹木繁茂,藤蔓顺着棚架缓缓攀爬。草莓隐于绿叶间透出湿润的艳红,旁边几朵报春花微风里轻轻摇曳。入夏,无花果在叶隙间悄悄膨大;秋来酸橘沉甸甸压弯枝条,叶片顺势轻斜,牢牢托住果实。

万物循着时节长,按时令发芽结果,谁也不赶谁。我正看得入神,影片里一句旁白深深触动了我:风吹落树叶,腐烂后滋养土壤并孕育出新果实,一切都是缓慢安然地循环生长。听完这句,我愣了好一会儿,忽然觉得这些年自己活得太赶了,忘记了日子本该慢慢走过。原来,循着自身节奏自在舒展,就能活成属于自己的舒服模样。

这份慢悠悠的道理,汪曾祺在《葡萄月令》里写得最动人。他写葡萄一整年的生长轨迹,语气像是晒了一下午太阳的老人,背着手在院子里闲晃,随口闲谈,半分急色都没有。三月将老藤引上棚架,任其舒展;四五月藤蔓尽情汲取雨露,新叶逐日抽芽;八月葡萄次第着色,呈现出各异风姿;待到十一月,剪去枝叶,将藤条埋入土中,让它安然蛰伏,静待来年春风。

你看,抽枝、发芽,自有它的规律;休眠、停滞,也并非虚度。葡萄从不用急着赶路,人又何须时刻步履匆匆?这份从容,其实是教我们停止逼迫自己与他人同频,转而接纳自身的步调,好好跟日子相处。

想起我在阳台上养的那盆辣椒。半尺宽的小花盆挤得满满当当,红果、白花、绿叶却互不争抢。熟透的红辣椒举着小小的火把,性子倔得要吧那点红熬到最浓烈才肯罢休;红椒底下藏着刚开的白花,五片花瓣薄得像窗纱,安安静静躲在叶子间开得舒展;厚实的绿叶层层叠叠,像撑开一把小绿伞,给根部遮住毒日头。红得热烈、白得柔软、绿得沉稳,果子熟着、花朵开着、叶子撑着,没人等待谁,也没人催促谁。它们大概从没想过要跟谁比快慢,也不会因为隔壁那盆花开得早就慌了神。

风过处,叶子晃,花瓣抖,红果稳立,大家各忙各的,从从容容。看着这一盆生机勃勃的小辣椒,我内心也跟着沉静下来,读懂了顺其自然的美好。

无论是纪录片里的老人,还是汪曾祺的葡萄,还是阳台上的小辣椒——只要自在舒展,便是生命最本真、最动人的样子。